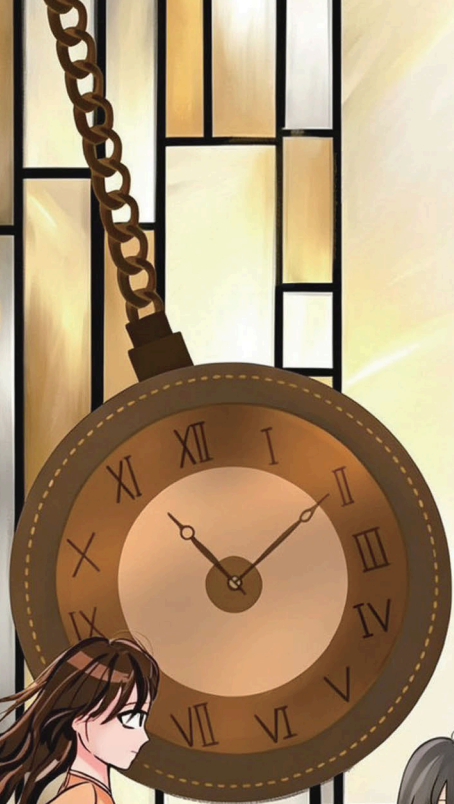


英華女學校 2025 至 2026 年度接龍小說創作比賽冠軍作品

時間記憶



江昀穎、江楠、余蔚然、陳祉瑜 合著

武詩藍 繪圖

時間記憶

江昫穎、江楠、余蔚然、陳祉瑜合著 武詩藍繪圖

目錄

77	67	53	32	22	13	7	4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六年以後	理不清的思緒	X-7 (下)	X-7 (上)	危險	過分相似	新老師	學期末

147	番外	重新開始
145	第十八章	活下去
137	第十七章	莫比烏斯環
131	第十六章	謊言與沉默
120	第十五章	江老師、溫曉瑜和李老師
115	第十四章	試圖阻止
104	第十三章	成為新老師
100	第十二章	相似來源
94	第十一章	我把你們帶回來
85	第十章	突如其來的災難（下）
80	第九章	突如其來的災難（上）



第一章

學期末

新元 1848年夏初 溫曉瑜視角

學年完結，我在此感謝上蒼，讓我不僅在進入高級學校的第一年便結識到不少新朋友，而且還沒有因各種課業壓力出現精神問題，的確可喜可賀。

眾所周知，在這個氣候反常、制度混亂、人口過多、問題處處的城市，擁有著與別處相差甚遠的學制：四歲入讀初級學校，八歲進中級學校，十六歲唸高級學校，二十四歲畢業，共二十年。而我，在去年便踏入了毓華堂女子學校的門檻，正式開啟了八年的高級學校生涯。

沈清凌老師在學生當中尚算受歡迎，這在一所女校裡倒是罕見。誠然，能遇到溫柔而不過分熱情、關心學生而能把握好分寸的好老師簡直不可多得。

沈老師，身高目測190厘米，對學生要求高但不嚴厲。他的教學帶著些許溫柔，令學生更透徹地理解知識點，這樣的性格令很多女生對他十分敬仰。

當然，我想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沈清凌老師那不失風度的樣貌；似乎學校整棟教學樓在他的面前崩塌，他也只會閉上眼睛暫避粉塵，臉上卻毫無波瀾。這樣說當然有點浮誇好笑，但無論怎麼看，尖叫著逃開似乎更滑稽。

「沈老師，沈老師等等……」

一個女生似離弦的箭一般飛奔出去，從她模糊的身影，我隱約認出是潘沐然，我那個非常敬仰沈老師的同桌。

「老師，我們可以一起拍張照嗎？」我隱約聽到她因為激動而顯得高亢的聲音。我移開目光，將注意力投向明年的教師彙覽參考，在一堆熟悉的名字中，我注意到這個不同尋常的新任老師——江洛詩老師。

我們學校又有新老師來了？我心想，一邊感到驚喜，一邊暗暗希望這個老師不要替代沈清凌老師的課程。



「學年都結束了，你還在這愣著幹甚麼呢？曉瑜，下個學年見啊！」

不知是誰大笑著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後飛奔出校門。我看著她遠去的背影，揉了揉被拍疼的肩膀，心情也跟著愉快起來。

下年的科任老師分配安排或許不屬於我現在應該考慮的事，我一邊這麼想著，一邊將學校報刊精選集塞進書包深處。

陽光零零碎碎灑在我身上，由內而外地包裹著我，我走在放學的路上，仿若人生剛剛開始「譜寫」。

新老師

新元 1848 年夏末 溫曉瑜視角

時光飛逝，轉眼學校又開始了下一個學年的課程。

「怎麼這麼快啊……我還沒睡夠啊……我的床……」有人絕望地呢喃。

「老師是不是偷我假期了？我才去了三個地方旅遊……」有人忿忿不平地質疑，立即被人打了一下：「你還去旅遊？我整個暑假都被關在家裡複習！」

「你作業寫完了沒，借我看看吧……好姐姐……」有人為了抄襲別人的暑假作業而無所不用其極。

教室裡此起彼伏的吵鬧聲連綿不絕：有人哀嚎抱怨，有人卑微乞求；形形色



色，構成了一幅詭異的圖畫。

「好了好了，同學們請安靜一下，謝謝。」

沈老師那清冷的聲音驀然從身後響起，我趕緊回身坐正，看到沈老師和他身後的陌生老師。不知道為甚麼，我感到一陣對她的熟悉感，教室裡像被按下了「暫停鍵」，一瞬間鴉雀無聲，大家全都好奇地打量著沈老師身後的陌生面孔。

「這位是我們班的新化學科老師，她叫江洛詩。上一任老師由於某些……咳……意外，已經榮休了，所以江老師會接替此學年的化學科教學。」

沈老師清了清嗓子，聲音帶著些許溫柔道。

我細細打量著江老師，連上高跟鞋，目測身高180厘米，五官端正，給我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她的眉眼間帶著些許被磨練過的痕跡，那種感覺很難形容；她耳後有一道明顯的疤痕，像是割傷又像是燒傷的痕跡。

兩天後，我班迎來了第一節江老師的化學課。

「同學們請把書翻到第四頁，閱讀書上的資訊欄。」江老師的聲音從我身旁響起。

實驗室裡一陣嘩啦的翻書聲，同學安靜地閱讀著。雖說從講台上不太聽到同學在說甚麼，但坐在學生當中，還能若隱若現地聽到各人的竊竊私語。

「誒，上一任老師不是挺年輕的嘛，跟江老師也差不了多少吧……」

「噢，你說李老師？他好像三十來、四十歲，也就比江老師大五至六年？」

「嗯嗯，到底出了甚麼意外啊……去年聽說要去跟地理科的曾老師考察森林郊野甚麼的，難道……是在登山時出了意外？」

「這樣說來，也有可能被蛇咬了？他們去的是菲律賓群島，聽說那裡附近有不少眼鏡蛇，想必也凶多吉少了……」

「小魚，」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江老師跟你長得好像啊！」

一呼百應，如同發現新大陸一般，其他人也跟著叫嚷附和：「對呀對呀，簡直像長大了的小魚啊！」



「小魚，這是你的小姨嗎？還是小姑？該不會……是你的媽媽吧？阿姨保養得這麼好？」有好事者旁敲側擊，「不對不對，已經結婚的女老師通常冠夫姓，例如生物科陳麥夏盈老師；江老師和小魚又不同姓，不可能是小姑；小魚也沒提過有小姨，江老師是你遠房親戚吧？」

我愣在原地，忽然驚覺出那種熟悉感的來源，我趕緊細細打量江老師的五官和面部特徵。太像了，簡直就像另一個我。我內心不免一陣不安。

江老師注意到這邊的躁動和我的注視，她敲了敲那個最先起鬨的人的桌面，道：「好了！安靜安靜，自己看自己的資料！」

我壓下心中的不解，或許只是巧合而已吧，我這樣安慰自己。

這節化學課過得很快，轉眼間我就走在回教室的路上了。不得不說，江老師把各個課題拆解、聯繫，使原本抽象複雜的內容變得簡單易懂又不乏深度；第一節課就在同學間贏得一個不差的印象，當中與我的關係又蒙上了一絲神秘的色彩。

「小魚等等我！」潘沐然衝過來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你可真壞啊，居然不等我……」她故作委屈地打趣道。

「下節是沈老師的中國歷史課，快點回教室吧！」

沈老師的課堂向來是安靜而專注的，但今天的空氣中似乎漂浮著一些難以言喻的微塵。他講述著歷史課題，聲音清晰而平穩，但目光卻落在了教室後方那扇連接著化學實驗室走廊的窄氣窗。

我的思緒還停留在剛剛的化學課上：江老師的側影，她講解時無意識輕敲桌面的指尖弧度，甚至微微皺眉思考的神情，都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未來可能的樣子。這種感覺並非愉悅的認同，而是有種毛骨悚然、被看破的驚悚。

「……小魚！」

潘沐然捅了捅我的胳膊，小聲道。我才恍然從思緒裡抽身，驚覺剛剛沈老師叫我回答問題，正當我慌張地思考那道未認真聽的題目時，教室的門被輕輕叩響。



沈老師一頓，用眼神示意我坐下，他走過去打開門。走廊的光線映照出江洛詩老師高挑的身影，她手上拿著一份文件夾，聲音壓得很低，但課堂的死寂還是讓前排同學捕捉到了零星字句。

「沈老師……打擾了……教務處剛送來的……李老師的部分實驗紀錄……需要您確認一下交接……」

「李老師」三個字像一顆投進湖面的小石子，班裡瞬間騷動起來，大家窸窣地討論起這位神秘失蹤的老師。

「謝謝，麻煩江老師了，我下課處理。」沈老師的聲音不帶任何波瀾，點了點頭，平靜地接過江老師遞來的文件夾。他的身影短暫地擋住了門外的江老師，但就在他準備關門的瞬間，我清晰地看到江老師的視線越過沈老師的肩頭，極其迅速、又極其準確地落在我臉上。

那不是偶然掃過的目光。那是一種短暫而專注的凝視，混合著一種複雜的、我無法解讀的情緒，瞬間快得如同錯覺。

過分相似

新元 1848 年秋初 溫曉瑜視角

化學課逐漸成為了我心情最為複雜的 60 分鐘。

江老師的課確實精彩至極，她能把枯燥乏味的方程式編成有趣的藏寶圖，把令人眼花繚亂的元素周期表改成偵探小說的細節。同學私底下都叫她「化學女巫」——既敬佩她對化學知識如魔法般的講解，又對她身上那種疏離的冷漠感到些許不安。

第一次和她近距離交流，是在這週第二節化學課上。我們學習焰火反應，江老師面前的講台上擺放著酒精噴燈和各種金屬溶液，她示範時，玻璃後的鉀鹽火焰呈現出特有的淡紫色，她忽然抬頭，目光越過火焰，直直落在我的臉上。「溫



同學，你上來試試銅鹽的反應吧。」聲音平靜，不帶一絲波瀾。

我走上講台，接過她遞來的鉑絲，蘸取硫酸銅溶液，將其送入火焰，那抹熟悉的藍綠色躍入我的眼簾。

「很好。」她靠近我身邊，用只有我們倆能聽到的聲音說：「銅的焰色，像不像深海裡的光？」

這是李老師很愛用的比喻，無論是我還是其他同學都非常熟悉，但身為一名今年才出現的新老師，怎麼會知道呢？

我手一顫，鉑絲上的火焰跟著抖動。江老師眼疾手快，伸手穩住我的手腕，動作自然得像只是在糾正實驗步驟。但她的目光鎖定在我臉上，仿佛想看我的反應。教室裡傳來低低的竊笑聲，潘沐然在下面對我擠眉弄眼。

「謝謝老師。」我抽回手，火焰恢復穩定。

「不客氣。」她向後退開，聲音恢復正常聲量，「所以，請仔細留意不同元素中的金屬離子，它們是決定其焰色的關鍵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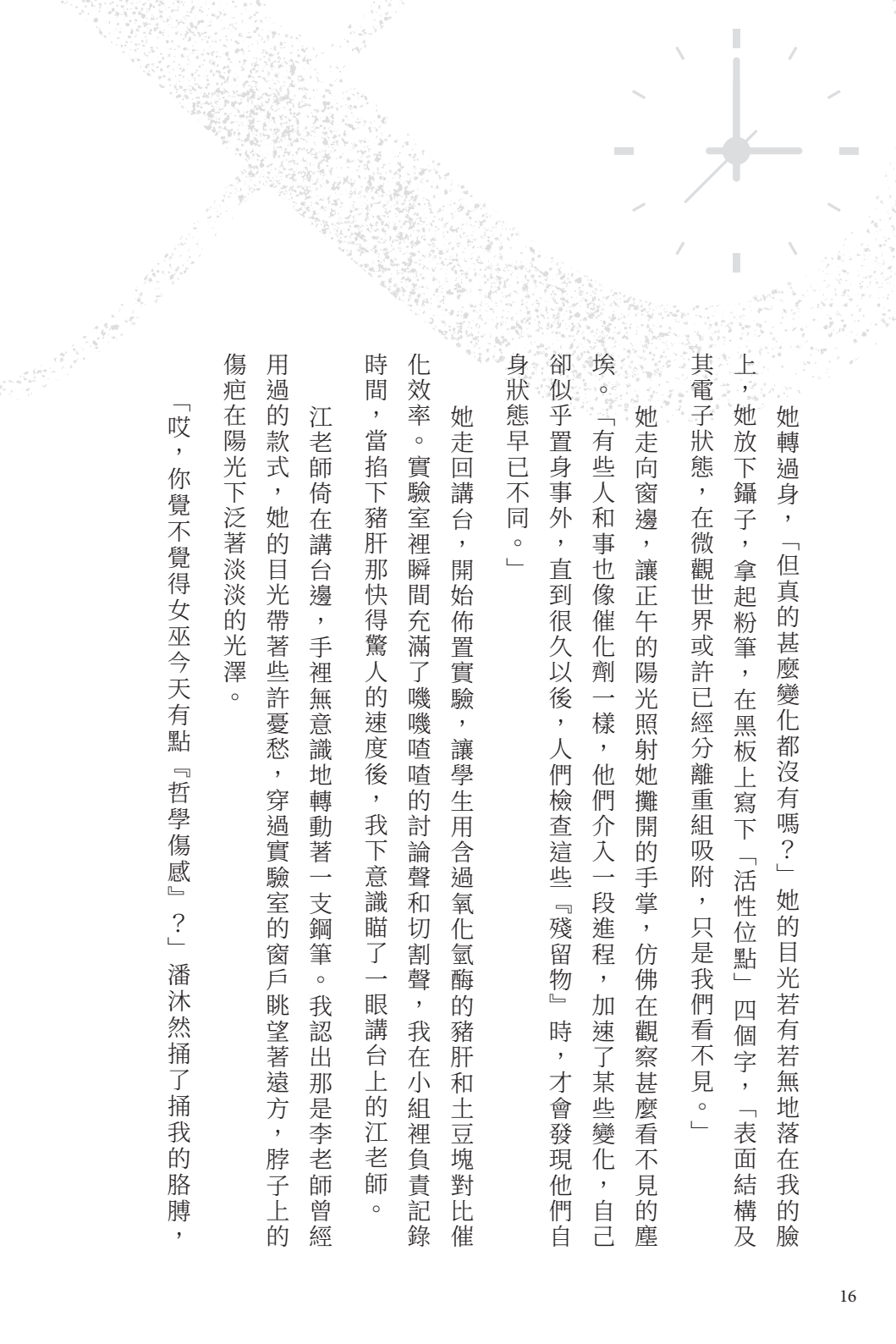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手心微微泛潮。潘沐然捏了捏我的手，提醒我要完成課堂習作；但我的心早已飄向遠方，尋求老師身分的真相。

第二件事發生在一次講解催化劑的課上，江老師帶來一個實驗：過氧化氫的分解。

工作台上兩個錐形燒瓶中裝著相同量的雙氧水，其中一瓶加入少量二氧化錳黑色粉末，另一瓶則為空置狀態。

「注意觀察速率變化！」她剛說完，裝有二氧化錳的錐形瓶便猛地竄起大量氧氣泡沫，嘶嘶作響，迅速灌滿上方的集氣瓶；而另一個瓶中只有零星一個氣泡緩緩浮起，又破裂。

「催化劑不參與最終產物，卻可以極大地改變其反應進程。」江老師的聲音在安靜的實驗室裡特別清晰。她用鑷子夾起一片濾紙，伸入反應殆盡的瓶中，蘸取了一點殘留的二氧化錳泥漿，在黑板上展示。「看，此反應結束，二氧化錳本身似乎沒有變化。」



她轉過身，「但真的甚麼變化都沒有嗎？」她的目光若有若無地落在我的臉上，她放下鑷子，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活性位點」四個字，「表面結構及其電子狀態，在微觀世界或許已經分離重組吸附，只是我們看不見。」

她走向窗邊，讓正午的陽光照射她攤開的手掌，彷彿在觀察甚麼看不見的塵埃。「有些人和事也像催化劑一樣，他們介入一段進程，加速了某些變化，自己卻似乎置身事外，直到很久以後，人們檢查這些『殘留物』時，才會發現他們自身狀態早已不同。」

她走回講台，開始佈置實驗，讓學生用含過氧化氫酶的豬肝和土豆塊對比催化效率。實驗室裡瞬間充滿了噼噼喳喳的討論聲和切割聲，我在小組裡負責記錄時間，當掐下豬肝那快得驚人的速度後，我下意識瞄了一眼講台上的江老師。

江老師倚在講台邊，手裡無意識地轉動著一支鋼筆。我認出那是李老師曾經用過的款式，她的目光帶著些許憂愁，穿過實驗室的窗戶眺望著遠方，脖子上的傷疤在陽光下泛著淡淡的光澤。

「哎，你覺不覺得女巫今天有點『哲學傷感』？」潘沐然捅了捅我的胳膊，

小聲道。

我沒回答，只是望著江老師，望著她手中握著前任教師的鋼筆，望著她耳後的傷疤，想起她說過的催化劑的自身狀態變化。那一刻我忽然覺得，這位新老師的過去和她所背負的東西，或許遠比我想像的要更像那沉默的、改變路徑的、看似完美的催化劑。


真正拉近我們距離的，是那場意外的辦公室談話。

化學競賽選拔在即，我帶著幾道往屆的難題來到江老師的辦公室請教。下午的辦公室很安靜，陽光傾瀉在辦公桌上，江老師正翻看著幾本厚重的英文原書，還有一疊手寫筆記——字跡挺拔有力，但不是她的。

她看到我，似乎並不太感到意外。

「坐吧。」她推過一把椅子，自己則靠坐在辦公桌邊緣，這個姿勢少了幾分課堂上的正式感，「哪題卡住了？」

我指出一道關於配位化學的合成路線設計題，她掃了一眼，從筆筒裡抽出紅



色鋼筆，開始在我的草稿紙上畫電子軌道示意圖。講解時，她語速很快，思維跳躍，卻總能在我的皺眉的瞬間停下來，換一種方式解釋。

「這裡。」她用筆尖點著一個反應中間體，「李老師過去喜歡用晶體場理論來解釋這個異構化過程，但我覺得用分子軌道理論更直觀。」

她又提到了他，這次我沒有迴避：「李老師……他教課也這麼……跳躍嗎？」

江老師手中的筆頓住了，她抬起眼審視著我。

「李老師……」她慢慢地說，「是個很有才華的實驗化學家。但有時候，才華和謹慎並不成正比。」她放下筆，向後靠在桌沿，目光投向窗外。「他去菲律賓作野外考察，是為了收集某些特殊植被區的土壤樣本，研究稀有金屬的天然富集。校方對外說是登山意外。」

「對外說？」我捕捉到這個詞彙。

她轉過頭，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指了指桌上的那疊手寫筆記：「這是他的部分實驗紀錄。我接手他的實驗室，做一些數據處理和樣本流向。但是有些紀

錄……」她頓了一下，「不連貫。」

她站起身，走到文件櫃前，抽出一個文件夾遞給我：「這是關於競賽的筆記。你很有天賦，溫同學，或許這些能幫到你。」

我接過文件夾，裡面除了書目，還有幾張複印的文獻資料摘要，上面批注著江老師的解析——她的字跡也和我很像。

「您和我……」話到嘴邊，我卻不知道怎麼問下去。

「長得像？」她接完我的話，嘴角泛起一絲苦笑，「世界上沒有血緣關係卻容貌相似的人太多了，比例遠比我們想像的要高。不過，」她直視我的眼睛，墨綠的瞳眸幽深，我看不透她在想甚麼，「有時候，相似性會讓人注意到其他更重要的東西。比如你都注意到了甚麼？溫同學？」

這個問題太鋒利了，我攥緊了手中的文件夾。

「我注意到，」我聽見自己說，緊張地咽了咽口水，「實驗室的硝酸鉍庫存紀錄，上學期末有三次領取沒有登記用途，而硝酸鉍是製作某些敏感化合物的原



料之一。」

辦公室安靜下來，窗外夏蟬臨終時竭力鳴叫，忽然顯得特別刺耳。

江老師看了我很久，久到我開始後悔自己太莽撞。然後我看到，她輕輕點了點頭。

「觀察得很仔細。」她的聲音恢復了平日的冷靜，「這就是為甚麼我要理清每份實驗紀錄。溫同學，化學，歸根結底是關於變化的學問。但有些變化，必須在可控變量下進行，否則，」她看似漫不經心地玩著那枝藍色鋼筆，「它會反噬。」

離開辦公室時，夕陽把走廊染成暖金色。手中文件夾硌著我的手掌。我知道一些事情：江老師正在調查些甚麼；李老師的意外可能另有隱情；我和她的關係絕對沒那麼簡單。

我也知道，我和江老師之間，不再僅僅是樣貌相似的尷尬，而是一種建立於化學方程式的默契——我看到了我的觀察能力，而我，觸碰到了水面下的冰山一角。

潘沐然在教室門口等我，一臉八卦地問道：「怎麼樣、怎麼樣，女巫導師的

單獨輔導有甚麼魔力？」

「她給了我競賽書單。」我晃了晃手中的文件夾，沒有提及那場對話的核心。

「就只有這樣？」潘沐然的失望顯而易見，但隨即她又湊近我，「說真的，小魚，你剛剛從她辦公室出來的樣子，好像做完一整頁高難度實驗。」

「實驗的量詞不是一整頁吧？」我笑著打趣道，「我真要問一下中文老師，你是怎麼拿到八十幾分的。」

躲過潘沐然一邊笑罵一邊揮來的拳頭，我依然掛著燦爛的笑容，但心底並未因此泛起漣漪。

或許吧，我想。或許我和江老師，正在共同進行一場無人知曉的實驗。試劑是那些缺失的紀錄，儀器是彼此的試探與觀察，而其實驗的反應產物——尚未知。

只是化學實驗都有的安全守則，而我們這場實驗，似乎從一開始就遊走在規則的邊緣。



第四章

危險

新元 1848 年秋中 溫曉瑜視角

雖然「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是在中文作文中屢試不爽的起首詞組，但於我看來也只有這個詞能契合時間從指縫間、書頁間、水流間、床褥間滑過的速度。

化學課一如既往地備受喜愛，連帶著全班整體的成績也跟著節節攀升；中國歷史課緩緩步近戰爭議題，教室裡的氣氛越發凝重；其他科目的課業亦跟著繁重，某些同學開始不堪重負，總因「欠交作業」而被記名。

老師們也和之前一樣：江老師備受同學敬畏，一方面「敬」她的能力，也「畏」她的嚴厲；沈老師依然是那個「老好人」，保持著溫柔與風度；李老師的下落依然籠罩在迷霧中，只有少數人才勉強窺見其一二，促使各種流言蜚語漫天飛舞。

11 21
10 2
9 3
8 4
7 5
6

XI XII I
X II
IX III
VIII IV
VII VI V


除了剛開學時「登山意外論」和「毒蛇咬傷論」外，我已經聽聞不只八、九個版本，當中最光怪陸離的當屬「惡鬼索分論」：聽聞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曾老師已經在不遠處紮營睡下，李老師正在自己的帳篷裡盡責地批改試卷；忽然手指不聽使喚，手中的紅筆插進了自己的喉嚨，最後因動脈破裂而死；曾老師看見李老師倒在血泊裡的慘烈模樣後精神失常，所以今年也沒有回來任教。

這個故事乍聽之下似乎有點合理，但在帳篷裡批改試卷，而且要用一根普通的紅色中性筆戳穿自己的喉嚨似乎不太現實。

但校園生活就是這麼「繽紛多彩」，有著各種傳說的，對嗎？

近幾週來，我依著硝酸鉍庫存紀錄上留的名字首字母縮寫與班級，輕易找到了相關學生：她們是四年級的，一個叫蔣寧「j.n.」，一個叫蘇宛然「s.w.r.」。由於不同年級的教室位於不同樓層，所以我還沒有騰出時間去考察詢問，但對於兩個人拿取實驗室硝酸鉍的行為，我隱隱感到不安。

在這所依山而建的學校，整座校舍共分九層，外加天台操場；又分為東、西翼，各有五間房間。由於近年收生不足，因此各類教室、特別室供過於求，空置



情況甚為嚴重。位於九樓的校舍離一樓校門較遠，不方便學生，所以西翼所有教室都是空置的。

平常，那幾個空教室的門窗總是緊鎖，連半隻蒼蠅都難以飛進；但某天放學後，我留下與江老師操練化學競賽題目，離校時遙遙看見那層角落的某扇窗戶透著微弱的光芒，在其他早已關燈的教室反襯下更顯突兀。

好奇心驅使我往樓頂一步一步邁進，在走廊上俯身貼近那間教室。原本應該安靜無聲的教室，此時卻傳來低沉的談話聲：

「阿寧，你確定這條化學方程式能行？」

果然是那兩個形跡可疑的高年級學生，他們定然在這個空置教室裡密謀著些甚麼。我敏銳地捕捉到了「化學方程式」這個詞，難道那些化學品在這裡？在廢棄的空教室裡用硝酸鉍，能做出甚麼來？我迅速回憶著書上的知識點：硝酸鉍……硝酸鉍……不僅能做高氮肥料……也能……等等，這是做鉍油炸藥的主要材料？

「嗯，簡單來說，只要有充當燃料的……然後加入百分之……還要一點……再……就能產生大量熱空氣，造成劇烈爆炸。」

另外一人——很可能是蔣寧。由於聲音小而模糊、語速急而快，我只能勉強聽到個大概；但通過前文後理，我能猜到她們正在謀劃著製造炸藥。我不禁懷疑她們製造炸藥的意圖：是僅僅為了實驗，證明某個假設？還是嘗試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博取注意力？又或者想炸毀物品？

「行。那麼下一步，我們要去測量……」蘇宛然的話戛然而止，好像向我所來的方向瞅了一眼，托了一下眼鏡，言語中藏著被揭穿的羞愧與憤怒，「阿寧，外面好像有人，你要去看看嗎？」

「嗯，」蔣寧走向門邊，語氣聽不出甚麼情緒，「一起吧。」她緩緩轉身，走向門邊，蘇宛然緊隨其後。縱觀這層樓道裡除了蔣寧和蘇宛然，便只有我一人了。

我弓著腰往燈光暗處走，生怕她們像《貓捕雀》課文裡的貓一般陡然撲出，我便如母雀一般被瞬間捕殺。



「喀噠」一聲，門開了。一步又一步，兩人走得極慢、極謹慎，生怕驚擾了誰人、何物；一踏又一踏，兩人向我的藏身處靠近，猶如一條蟒蛇向牠的獵物游近、絞殺。

我趁她們還未到我身前，便返身奔下樓梯落荒而逃。身後，追趕的腳步如同飛一般滑過；身前，陡峭的樓梯使人不敢肆意狂奔；我能聽到我的心臟正在怦怦直跳，我能感到我的雙腿正在因畏懼而顫抖。

「停下，別走啊，不和我們好好玩玩嗎……」一陣高昂、戲謔的笑聲傳來，又漸漸消散。

那是蔣寧？還是蘇宛然？我早已分不清、也沒有心神去分辨了。

一路上差點從樓梯摔下來好幾遍，我從九樓一直「滾」到了三樓。我半靠在樓梯間的欄杆上，抬頭看見已經把兩人甩開，便以為自己已逃出生天。

「這不知道甚麼來頭的居然逃了，真可惜。」

「沒事。不就是一次僥倖嘛，總有一天會抓到的。」


不遠處傳來清晰、冷淡，又藏著恨意的聲音，使我再次心跳加速。我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背著沉重的書包跑了好一段樓梯，已然泄力，而那兩人無論是在人數、體力、知識儲備、年齡，還是心理狀態都勝我不少。

直到樓梯間迴盪著的腳步聲和談話聲漸漸散去，我才如同劫後餘生般踉踉跄跄地回家。

從那日起，我路過那段樓梯時都隱隱發抖，若是情況允許，我寧願繞一段路從另一翼的樓梯處上落；當需要前往實驗室上課，途經四年級教室時，我的不安更是明顯：我的眼睛忍不住往那些窗戶縫瞷，卻又擔憂正對上蔣寧或是蘇宛然的臉。

第一個察覺不妥的是潘沐然：「怎麼啦？是有人欺負你而造成的創傷後遺症？用不用找老師幫忙？」

潘沐然。蘇宛然。兩個人的名字都帶有「然」，也都是朋友間較快發現異狀的。我的思緒隨著記憶的河流漂蕩著，再一次回到了那個心驚膽顫的夜晚，和我所捕捉到的幾絲危險氣息。



我該說出我心中的疑慮嗎？潘沐然是我自小便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幾乎能算是情同手足；但理性思考，她太衝動而不够理智，要是為了出氣而莽撞地找蔣、蘇兩人算帳，對她而言極度危險，猶如自投羅網。

那我又是否應該忍氣吞聲？但這是我的好朋友，她這樣問只是為了我，我直接了當地說「不了，你不用知道」似乎太不近人情；嘗試裝模作樣地回應「沒事，我只是有點累」更是毫無作用，畢竟潘沐然太了解我了。

「呃，就是……」少見地，這次是感性佔了上風——我鼓起勇氣，將那天晚上的事一股腦攤在了兩人面前。潘沐然的臉色時青時白，到最後定在了一種近乎堅定的表情。

「聽我說，小魚。」她握著我的手說，「今晚，我們一起再去九樓一遍。我不相信她們會放棄這麼一個好地方。」

待到晚上六時許，潘沐然和我跼著腳鬼鬼祟祟地往九樓走。這次所有教室的燈都已關上，毫無有人來過的蹤跡。

「不可能啊，全校除了九樓，分明沒有地方藏人……」潘沐然撓了撓頭，煩躁不安，「她們還可以在哪呢……」

於我而言，站在這裡發呆，無異於坐以待斃。經過那次的經驗，我充分知悉蔣、蘇兩人並非良善之輩，而像黑暗中伸出獠牙的猛獸，隨時會朝著你的頸動脈、頸靜脈、氣管、聲帶等組織咬一口。

我按記憶伸手推開教室門，嘗試進入教室尋找線索。畢竟做實驗很難不留下半點痕跡，通過遺落的東西便能推測確切用途，更能作為證據向師長舉報。待試到第三間時，門「吱呀」一聲打開了。

「潘，進來看看。」

我開了燈，看見教室中央用幾張舊書桌拼成了一個工作平台。上面放了一台卡式爐和幾個燃料罐，應是作加熱硝酸銨之用；但其火焰溫度可達九百多攝氏度，鍋具溫度大火也只能到兩百攝氏度左右，離硝酸銨爆炸點仍有一段距離。

掃視四周，地上仍留著幾張舊試卷，泛黃的顏色與久遠的年份不僅證明了它



們的歷史價值，還使潘沐然由衷驚嘆：「新元1899年，比沈老師都大！」

風揚起其中一份試卷的紙角，明顯要斬新不少的紙張顯露在我的眼前：那是從教科書扉頁撕下的紙，上面塗塗畫畫，非常凌亂；但對比早前庫存紀錄上的筆跡，很明顯來自蔣寧。

「炸毀……需要……百分之……克……」我費力地辨認著文字，但一層又一層的塗改和批注幾乎蓋住了原文，使人不可能看清；但作為蔣、蘇二人圖謀不軌的證據，有關關鍵字「炸毀」、「炸藥」已經足夠。我把這張紙裝進背包帶走，和潘沐然一同離開。

翌日，我敲響了江老師教員室的門，並向她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

「江老師，我在九樓目擊了蔣寧跟蘇宛然意圖製造炸藥。後來，我再次尋訪，找到了這張……」

「好了，」江老師打斷了我的話，「蔣寧同學跟蘇宛然同學在化學方面的天賦不凡。無論是理論還是實際操作，都有不俗的表現。」

她接過我遞上去的那張紙，隨手放進了抽屜。「關於兩位意圖製造炸藥的事，我已經知悉並處理了。」

「但是……」我正欲開口，她卻再一次使我無法發言。

「這一件事已經完結了，溫同學。你還有甚麼問題嗎？」

她的聲音很輕、很柔和，就像耳語一般，卻十分堅定。

後來的事也證實江老師的確已經處理妥當。這一段小插曲就像在平靜的湖面上丟了一塊石頭，泛起陣陣漣漪，又緩緩平息。

書 名 時間記憶

校 名 英華女學校

作 者 江昀穎 江楠 余蔚然 陳祉瑜

封面繪圖 武詩藍

顧問老師 周明欣 梁煦媛

責任編輯 Patrick Lim

美術編輯 Dawn Kwok

比賽評審 楊柳（郭曼武）

出 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6 年 7 月

I S B N 978-988-8927-09-8

上架建議 流行讀物／小說

定 價 港幣 50 元正／新台幣 200 圓正



溫曉瑜是毓華堂女子學校的一名優秀學生，因追查李維康老師的「死因」，而被困在時間的記憶裡。

當明白真相原來指向未來後，她日夜不得安寧。終於，那一天，大地震來了！

江洛詩老師為了救人而葬身廢墟，沈清凌老師為救溫曉瑜而被碎石擊中，慘死在她的懷裡。

溫曉瑜為了回到過去，救回兩位遇難的老師，苦苦研究，但是，結果依然如故。

「溫曉瑜的一生，一開始就注定無法改變，是永遠被困在時間記憶裡的一生。」

ISBN 978-960-8972-09-8



9 789688 972098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 / 小說

定價：港幣 50 元正 / 新台幣 200 圓正